



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咸曰身平克脩道乃

芒芒大道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

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昔在聖考聖

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昔在聖考人

作萬物觀伏犧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人

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



注獨指伏羲畫卦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以解之不亦謬乎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
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
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
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
者辨之○祕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
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
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可姦罔咸曰中而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罔謂侵壞罔謂誣罔
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
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誤問道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爲道之本而求乎洪荒
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
道○光曰尊道德
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

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
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三
才合仁與義而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
言之無不通也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旣云聖人之道無不
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曰適堯舜文王者爲
乎○祕曰他異端也

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

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

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

理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致故不對

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

雲然其立事重制理當為之然也或曰焉得

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

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

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

從之也○秘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

晝夜何所擇得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直道而由乎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秘曰塗雖曲而通

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

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

韓漸諸篇則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顏閔其如台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

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

不可無之於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

祕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

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仁以人之。咸曰有

必歸之。○光曰。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以

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以

體之。咸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

也。○光曰。天性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

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

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

事言之則散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

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

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

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

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或

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

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

外者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苦。○咸曰

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苦。○咸曰

非也。作脩也。君聖而脩之於上。臣忠而脩之

於下。故上下交脩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

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

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

下而莫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

知也。請問莫知。咸曰。言民曰由禮而不知

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

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

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曰行禮於彼

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曰行禮於彼

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

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

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

矣何制之知焉○秘曰禮亦然○光曰德者

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於下

人自為善豈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秘曰何

治化之所自邪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秘曰何

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為曰禮體也人而

焉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

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

何能立德○秘曰譬人無體

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或問天曰吾於天與

曰言禮者德之體也或問天曰吾於天與

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生○秘曰天何為哉雷動風

散雨潤日烜山止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澤說而萬物生焉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秘曰莊子曰彫刻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衆形而不為巧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

之自然一一而刻之

何力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

能給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競訓饗饗

○秘曰老子以道道德德其所德雖

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

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

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

雲豈異哉夫能統遠者然後可與論道悠悠

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

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秘曰聖人以仁義

易卷三

五

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
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
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之家語稽
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
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
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
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
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
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
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
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
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
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
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亂先王之教

也○光曰音義曰（龜都回切舊本皆）
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吾焉開

明哉咸曰言挺仁義滅惟聖人為可以開明

佗則苓開發咸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

爾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秘曰吾

道可以開明哉惟開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

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苓耳也苓耳徒有其

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

如盤○光曰開啓明白大哉聖人言之至也
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
之極至吾道無所昏瞠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觀牆之裏

不開聖卷諭無所見

○秘曰自背

本開作闢今從李本音義曰闢

聖人之言似

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秘曰宿安

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

允治天下

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

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秘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

黃帝堯舜以為外物邪○光曰或曰太

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

咸曰或以太

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秘曰伏曰鴻荒

之世聖人惡之

秘曰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

始乎伏犧而成乎堯

伏犧書八卦以敘上下

○秘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卑天下之能事

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

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

禮所謂猩猩鸚鵡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
聖人獨取義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
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
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
或問八

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
曰祕曰八荒之禮曰蠻

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曰殷之以中國
正殷

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

孰為中國
正百北辰為天之齊也俱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政五

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
主測影畧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

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
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

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
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

以土圭之法測上深正日影過此而往人也
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
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

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
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

樂者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
礙取哉

曰礙止也無則禽異則貉
咸曰左在堯離與

禮樂則禽異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禮樂則貉

禮樂則貉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見天常秘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

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秘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

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

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

牙與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

括而秘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

也秘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

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下贅虧不蓋衍字

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

皆主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

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

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秘曰深

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

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

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

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故曰或問大聲光曰問聲曰非雷非霆隱

由已

隱耽耽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

傳無窮○光曰宋吳本眩作欲或問道有因

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

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世相反而其

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

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

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

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

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

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

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或問無為曰奚

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為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在昔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無為矣秘曰

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為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桀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以

為大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今不

見不聞使之純一秘曰太古未作禮樂是

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

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仁義

絕滅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禮樂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秘曰天

能聞是以聖人地作禮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咸曰言使民視聽皆

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秘曰

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

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

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

目而塗之或問新敝秘曰問政教之隆曰新

安可得哉或問新敝秘曰問政教之隆曰新

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

人

以

不

塞

人

之

目

耳

聞

也

見

則

難

蔽

聞

則

難

耳

目

惟

其

見

也

聞

也

見

則

難

蔽

聞

則

難

塞

人

為

大

古

下

如

絕

禮

樂

以

塗

塞

人

之

耳

目

今

不

見

不

聞

使

之

純

一

秘

曰

太

古

未

作

禮

樂

是

是

塗

塞

人

之

耳

目

使

其

純

愚

光

曰

老

子

曰

古

之

治

者

非

以

明

民

將

以

愚

之

故

欲

提

仁

義

是

以

禮

樂

曰

天

之

肇

降

生

民

使

其

目

見

耳

聞

是

以

視

之

禮

聽

之

樂

因

其

耳

目

而

節

之

秘

曰

天

能

能

聞

是

以

聖

人

地

作

禮

以

養

其

聽

如

視

不

禮

聽

不

養

其

視

應

天

作

樂

以

養

其

聽

如

視

不

禮

樂

雖

有

民

焉

得

而

塗

諸

咸

曰

言

使

民

視

聽

皆

視

如

其

視

邪

聽

淫

雖

欲

塗

之

末

由

也

已

秘

曰

視

聽

無

禮

樂

則

大

亂

雖

有

民

焉

得

而

塞

之

秘

光

曰

聖

人

所

以

能

使

其

民

者

以

有

禮

樂

也

若

皆

去

之

則

民

將

散

亂

而

不

可

制

雖

欲

取

其

耳

安

可

得

哉

或

問

新

敝

秘

曰

問

政

教

之

隆

曰

新

則

襲

之

敝

則

損

益

之

值

其

日

新

則

襲

而

因

之

際

也

夫

革

命

之

始

也

敝

猶

久

守

成

之

襲

之

守

成

之

際

觀

可

以

變

故

曰

損

益

之

孔

子

曰

殷

禮

所

損

益

可

知

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曰嬰犢乎

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乎

難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乎

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

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

畜類乃母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

懷而已未若父母之懿也○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

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

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

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

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

狙詐之家○咸曰狙養之成羣有

制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

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

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

欲排斥之故為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

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

○光曰狙七余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切又于預切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

堯舜也使人兵屈敗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

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曰不戰

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而屈人兵堯舜也雷項漸襟堯舜乎

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

為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

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

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銜玉而

賈石者其狙詐乎

咸曰銜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

祕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或問狙詐與亡孰

愈也亡無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祕曰無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

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

將子亮切下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失其御則反聞背叛光

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

已矣咸曰脩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

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

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

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

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祕曰如五霸未足多也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威之祕曰

若三王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者亦皆有征伐

○祕曰若三王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

乎何必徂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

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

不征當用是法何必徂詐哉○光曰司馬法

齊人所述古兵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法近正道者

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

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若何牛

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

曰不教而殺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臚

視人如牛羊

臚也臚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

臚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

天螻也螻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商呂

之月螫虫入穴故螻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

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

其趨死猶狐狸螻蟻不過乎臚臚之候

矣○光曰螻蟻皆落侯切螻餘忍切

或曰

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

不亦可乎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

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

可乎銛當為銛砥所以砥鋒者也筆之有鋒

故喻云○光曰宋本銛作銛敕淹巨淹二切

今從李吳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

可砥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

乎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秘曰秦尚刑法

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

礪刀則莫若秦為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

尚矣其如不仁何或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

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

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

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

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

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耻

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

者皆謂之道則圍碁欲以智巧或人有時而

自感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

制人有時而自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制是亦自然也作姦道曰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

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正道示之大者

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

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
秘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
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
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
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輪劫一時所
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法光曰以上言太上無
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
周之道德仁

義詩書禮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

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祕曰法者

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

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

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或曰莊周

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切音貽或曰莊周

有取乎曰少欲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

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

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鄒衍有

至周不顧厚弊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

取乎曰自持有疑時之風焉○咸曰言鄒衍

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

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

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

正平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

儉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隣不覲也祕曰罔無也夫君君臣上下父

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

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

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入十一分居其

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誤問神

祕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誤問神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

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請聞之咸曰未諭心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

○光曰李宋吳本作請聞之今從之音曰潛天而天

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音曰潛天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

曰潛心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

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

近事理之淺安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能藏哉倫理也潛心于聖人

道之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

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繫辭

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顏淵亦潛心

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其殆庶幾○咸曰聞

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

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

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

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

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聞耳子貢曰神在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易二

潛而已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

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

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神心鈎深致遠探賾索隱

神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天以精粹覆萬物

心考校同異搜暢精義

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明精粹經緯萬方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捨則亡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

義光大者其惟聖人乎有常不離於道聖人存神索

至

存其精神探幽索微

山責切至者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

者也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無間

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龍蟠于泥蚘其肆

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

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蚘同

區也○祕曰與蛇同肆○光曰(蛇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肄肄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也) 𧈧哉𧈧哉惡覩龍之志也歟甚也

○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或曰龍必欲飛天平咸曰疑其得而知也

肆不能飛天光曰言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君子必欲居大位乎

時可而升既飛且潛義兼食其不妄形其不未可而潛

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

道也故暫為𧈧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祕可得而制

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

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

為𧈧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干

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梏囚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
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
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劔而叱之
○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
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伏義

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
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
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
或作者又如春秋

○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
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

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
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

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
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

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
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

樂刑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咸曰易損
其一者謂

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至書
闕之也○光曰蠢書容丑江刃用三切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
十九故曰過半

○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
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

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
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
藏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 惜乎

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曰易之虛

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
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
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荅之以
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
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

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

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如書序雖孔
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

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

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

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

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

子亦末如之何也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而酒誥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

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
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
也 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

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
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
商書灑灑爾曠

○咸曰灑灑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
潤漫漫然○祕曰灑灑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也大周書噩噩爾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

察察然○祕曰噩噩猶下周者其書誰乎周

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誰乎不合典訓

○光曰李本誰作譙今從宋吳本軍明本切

顯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顯

顯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

足以爲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

難解也○祕曰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獲

五經大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獲

物也淺矣光曰覆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

薄矣祕曰俄頃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

爲衆說郭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域或問

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

豈也咸曰閭閻當作信傳之誤也閭閻中正

也信信犬聲也言聖人由爲後世非其

道者之所吹也若謂閭閻中正之義則理不
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
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閭閻貌悅之而
不能達其心也閭閻和也和悅之貌○光曰
宋吳本豈作閭今從李本豈語巾切曰瞽曠
豈豈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

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噦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

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

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

使噦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

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

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

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

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刀

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咸呼

覽呼驟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

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

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

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

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

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

遠

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

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

驗在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

損益地之動驗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在地之動驗在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在地之動驗在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在地之動驗在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在地之動驗在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易言

為君子也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曰

難以明道發言成教肆筆成典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

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祕曰照

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

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

曰之亦適也捺中心之所欲咸曰捺引也○光曰

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噓噓猶憤憤也○

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噓噓音

作噓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噓噓音爾綸

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噤噤傳千里

之恣恣者莫如書噤噤目所不見恣恣心所

書噤噤猶喋喋恣恣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

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

曰噤噤不可知也恣恣自疆勉也古昔難知

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

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光曰噤呼昆切恣武

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噤呼昆切恣武

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

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

言焉書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

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

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

○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 聖人之辭渾

渾若川

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

順則便逆則否

者其惟川乎

○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

之不若

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

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睢而代睢為相

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合

曰聖人者范蔡乎

咸曰言聖人肯若

范蔡其如聖何

咸曰范叔魏人于王稽得事

應侯卒代其位為綱成君二子皆以說術居

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

之則亦為小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

歟曷其雜也

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

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

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

之術遷序九 曰雜乎雜

祕曰唯其不純所以

誠雜 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祕曰

雖多知皆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歸于正

書不經多贅矣動而愈僞咸曰贅疾乃

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多矣夫書畫與言

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

身之有贅然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曰

贅附肉也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

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

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

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

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

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

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

而不作太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昔老彭

玄何以作好述古事

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

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

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

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

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

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夫書畫與言

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
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
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育而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童烏子雲之子也仲
尼悼顏淵苗而不秀

子雲傷童烏
九齡而與我玄文
顏淵弱冠而
與仲尼言易

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
咸曰玄言者曰

切言為何事而作
曰為仁義
為仁義而作曰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不為仁義而必玄
曰勿

雜也而已矣
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
曰言如三鄉田戶吁劇申韓之

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
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
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
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入道則然且
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劇玄道也玄之
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
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
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
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
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

曰則象天地以為人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

紀異術無從而入或問經之艱易

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

○秘曰若孔子在三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

千之徒並授其義○光曰人當作文字之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聖賢治之亦未

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

易悉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秘曰春

通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

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

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

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

不難矣秘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

者習之固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

以為難矣秘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

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

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

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

在位而無輔○光曰秦叔諸侯之禮籍獨裳

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衣裳其順

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或問文曰訓

訓順也。咸曰言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

如五經可垂訓者光曰克未達不曰事得其序之謂訓也。順其理

勝也。日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勝已之私

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之謂克惟公亮也。秘曰弔民伐罪與天下

難勝已之私以從於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

道則人無不勝矣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或曰知德

者鮮何其光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

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

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

顏淵不改其樂也。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

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

獨何必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

知也。卿可幾也也言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

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秘曰幾近

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

下同幾翼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秘曰以德近

惡乎成名

秘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

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

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

能求已以絕偽○秘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子真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

人曰難知也

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

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

曰焉難

未諭其難所以又問

曰太山之

與螳埴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

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

曰螳魚綺切埴徒結切埴蟻壤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

大聖之與大

佞難也

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秘曰若周公忠勤而被

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似

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秘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

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

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或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

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

可采取也。○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

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

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愆，欲聞其義，○祕曰：語君

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光曰：鄒莊淫誕之

語君子所不道也。揚子法言卷第四



